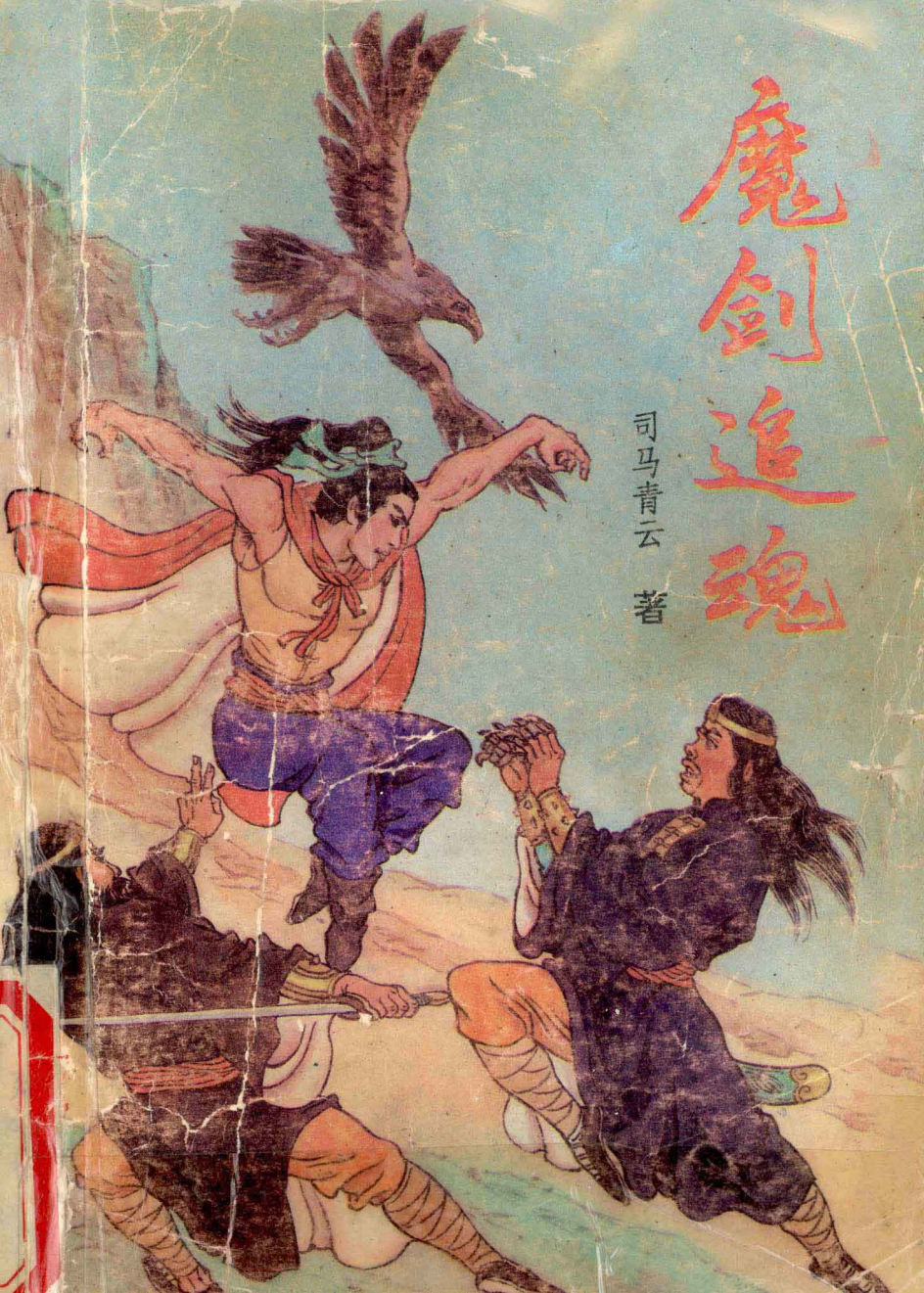


魔劍追魂

司馬青雲 著





魔 剑 追 魂

司马青云 著

(二)

延边人民出版社

江雪不禁一呆，蒙面人立刻叫道：“他怎么又知道了，看来又是张河的鸽子出了问题！”

路无方冷笑道：“不错，我们不但截下了鸽子，而且在字条上更改了一个字。”

蒙面人怒声道：“难怪鸽信上说他们将要来到，而他们实际上已经来到了，而且还分成两路潜入，弄得我几乎措手不及！江雪，这件事你们崂山七禽要负全责，稍有差错，我唯你们是问！”

秦仲男微笑道：“索命幽灵，你对手下人太苛求了。他们完全是按照你的命令行事，并无任何差错，假如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效果，也只是你的计划不够周详。”

蒙面人怒声道：“胡说，我的计划万无一失！”

秦仲男微笑道：“你从盗用路兄的宝马开始，一路上使尽鬼计，想把我们引入歧途，可曾成功了？”

蒙面人一呆道：“贫衲……我……”

秦仲男飞快地道：“善果大师，你终于露出口风了，这个面罩还带着干什么呢？”

蒙面人怔了一怔道：“你以为我是善果和尚？”

秦仲男道：“我知道你是索命幽灵，也知道你叫黑齿蛇，善果和尚也许只是你一个化身，可是你装和尚太久了，自然而然地养成口头禅，一下子忘不了。”

蒙面人终于发出一阵大笑道：“好小子！你果然厉害，我正在奇怪何以你喜欢引我开口说话，原来暗地里在打这个主意。既然你拆穿了我的把戏，少不得要把真面目给你看看了。”

第十一章 透骨毒针

蒙面人扯下脸罩，露出一张白晰的脸庞，剑眉朗目，隆鼻短髭，年纪约模四十五六，长相非常俊逸。

唯一的缺点是他的嘴角深抿，那表示他的生性阴沉，再者就是眼角里常闪烁着一种慑人的寒光。

秦仲男凝视他片刻才道：“你究竟是谁？”

他淡淡一笑道：“索命幽灵黑齿蛇。”

秦仲男又道：“善果大师呢？”

黑齿蛇哈哈一笑道：“那只是我的一个化身，我以真面目出现了，他自然用不着再在人世了！”

秦仲男厉声道：“你把善果大师杀了？”

路无方立刻道：“秦兄，他就是善果和尚。”

秦仲男摇头道：“不，善果大师另有其人，而且我相信在泰山剑会的时候，我见到的还是真正的善果大师，直到泰山武当分院中，才是他易容出现。”

黑齿蛇似乎一呆道：“难道我的化装术有了破绽吗？”

秦仲男道：“没有！你装得非常像，甚至于连声音也学的差不多，当时我想不到这一点，所以未曾注意。”

黑齿蛇笑道：“你现在又怎么想到了呢？”

秦仲男道：“我与善果大师交谈过多次，假如是他本人的声音，我应该一听就能辨别出来，而我进来后跟你谈了半天

的话，只觉得你的声音很熟，却听不出是谁，后来我才想起你的声音像善果大师，所以才引起我的错觉，也因此判断你决不是善果大师。”

黑齿蛇摇摇头道：“牵强！牵强！”

秦仲男道：“的确是牵强一点，可是我还有一个更明确的证据，我在黄山求取情剑时，只与善果大师一人攀谈过，他那时为忧愁仙子守墓，对忧愁仙子充满了尊敬之意，这种诚意是无法假装的。”

黑齿蛇道：“我后来从没有谈到杨秋荷呀。”

秦仲男点头道：“是的！可是你从塞外邀请雪国四杰来是为了对付杨仙子的。”

黑齿蛇忍不住道：“不错，想不到你这小子居然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情剑，害我扑了个空。”

秦仲男道：“你与杨仙子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

黑齿蛇沉声道：“这不要你管，你还是说你的。”

秦仲男略加思索才道：“你邀雪国四杰时，把杨仙子说成了一个淫妇。”

黑齿蛇怒声道：“她当然是个淫妇，难道她在中原的所作所为，还不够资格称为淫妇吗？”

秦仲男庄容道：“杨仙子也许杀孽过重，但绝不是淫妇，她在中原守身如玉，而且所杀的是那些存心不良意图冒犯她的好色之徒。”

黑齿蛇厉声道：“以色身诱人而杀之，这是淫妇加上恶妇的行径！”

秦仲男微微一笑道：“我不知道你如何与杨仙子结怨，但是淫妇二字，绝不会出于善果大师之口！”

黑齿蛇哼声道：“那个老秃驴的嘴巴真够硬的，我向他逼

问杨秋荷的下落，他竟咬紧了牙关不作声！”

秦仲男神容一震道：“所以你杀死了他？”

黑齿蛇冷笑道：“没这么容易，我非要他招出杨秋荷的下落后才会让他痛痛快快地死！”

秦仲男一叹道：“那恐怕不可能！”

黑齿蛇大声道：“在我索命幽灵的手中没有不可能的事，你不妨等着瞧吧！”

路无方却微怔道：“他既然不是真的善果大师，怎么今日自称贫衲呢？”

秦仲男道：“他为了要乔装善果大师来骗我们，自然要学善果大师的口吻，成了习惯后才不会露出破绽。由于时间过短，这个习惯一时无法改过来，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露出来，而且今天我假如不揭破这件事，恐怕他以后还会利用善果大师的身分和我见面呢！所以他还不想更改这个习惯，索命幽灵，我说得对不对？”

黑齿蛇神奇地一笑道：“对！很对！我奇怪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秦仲男道：“因为你今天蒙面见我的原故。我们以前并没有见过你，你并没有对我隐藏本相的必要，除非你是怕我认出脸上的特点，以后化装别人时易露出破绽！”

黑齿蛇冷笑道：“你说的真好，可就是把我看的太简单了，我若是想化装一个人，绝不会有任何破绽的。”

秦仲男道：“今后不管你化装成什么样子，即使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也能把你认出来！”

黑齿蛇神色一动道：“你真有这个把握吗？”

秦仲男点头道：“是的，除非你挖掉双目，装成一个瞎子，才可以使我认不出。”

给他这一说，大家都注意到了，黑齿蛇的一双眼睛的确异于别人，他目中那种慑人的寒光是天生的，因为他的眸子是蓝的，蓝森森的光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黑齿蛇怔了半天才阴沉地道：“秦仲男，本来我还想留下你一条命做别的用处的，现在我必须杀死你了！”

秦仲男泰然地道：“你不必妄想从我身上将杨仙子引出来，因此你也不必再留下我的性命！”

黑齿蛇大叫道：“你怎么又知道了？”

秦仲男从容地道：“因为我没有别的原因可为你用。”

黑齿蛇厉声道：“不错，你说得完全对。可是这样一来，我倒是又改变主意了，杨秋荷肯把情剑给你，并把她的武功倾囊传给你，就是看中你这份过人的天资，我假如在你身上用点手腕，倒要看她是否能真的沉住气而不闻不问！”

秦仲男也沉声道：“没有用的，杨仙子把一切都交给我，就是作了谢绝人世的打算。”

黑齿蛇冷笑道：“空口说的话是没有用的，我们等着瞧吧！不过你可以放心今天不会死了。”

秦仲男淡淡地道：“我今天也没有想到会死。”

黑齿蛇瞪了他一眼，闭口不言。袁野又忍不住叫了起来道：“韩大姐，现在已经证明这黑齿蛇是个大骗子了，我们还要帮他吗？”

黑齿蛇一笑道：“袁兄，我并没有骗你们，我答应你们的酬劳不是已经交给韩女侠了吗？”

袁野大叫道：“可是这……”

韩玉冰冷冷地道：“你少开口！”

王金斧也道：“袁兄，雪国四杰以韩大姐为首，我们一切都听她的，你不要表示意见！”

袁野不满意正待出声反对，他背后的萧冷忽然一掌拍在他的肩上道：“老袁，你就少说一句！”

袁野的嘴才张开，不但发不出一声声音，连嘴也合不拢了，眼睛呆呆地瞪得老大。黑齿蛇笑道：“萧兄这震气闭穴的手法当不愧为一绝！”

萧冷笑道：“好说！好说！这是兄弟在塞外捕兽时想出来的笨办法，兄弟收猎太多时，带也带不走，留下又怕被别的野兽偷吃掉了，就来这么一掌，震昏他们的神智，然后就可以牵着他们，乖乖地跟着走了。”

黑齿蛇笑道：“这套功太有用了，暇时希望能与萧兄切磋一番，让兄弟也多一手技艺。”

韩玉冰道：“可以！雪国四杰做事情向来都有条件的，只要条件谈得拢，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

黑齿蛇道：“韩女侠快人快语，等一下我们再谈！”

银燕江雪等得不耐烦了，见他们谈话告一段落，连忙问道：“武雄，这个姓路的没有留下的价值吧？”

黑齿蛇道：“嗯！不过你们对付得了吗？”

江雪道：“即使知道了透骨针的名称，也绝对不会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在下想来不会成问题！”

黑齿蛇一笑道：“好吧！瞧你们的！”

江雪一抬手，方芳与林兰相偕而出，成丁字形将路无方围了起来。

秦仲男跨前一步道：“路兄可需要……”

路无方摇头笑道：“联手为敌只是崂山七禽这等江湖末流的拿手伎俩，小弟虽不才，尚不敢劳动盟主大驾！”

路无方朝三人轻蔑地看了一眼道：“你们上吧！”

崂山三禽同时出剑，路无方哈哈一笑道：“论起用剑你们

实在不足言敌，还是爽快一点把什么透骨针使出来吧，否则恐怕你们连放针的机会都没有了！”

紫鹭方芳怒声道：“等你试过了再发狂不迟！”

语毕剑出，迳刺路无方的前胸，路无方身躯轻扭避过正锋，伸手去夺她的剑。谁知崂山七禽中，三个女的剑法比男的高明多了，方芳剑锋猛缩，路无方原本是抢她握剑手腕的，一下子却握上了剑锋。

还亏他见机得早，发现情形不对，连忙气凝指尖，改用少林金刚指的功夫，屈指一弹，硬将剑势荡开。

方芳剑锋一转，又兜了回来，变为平削。路无方此刻赤手空拳，迫得再用金刚指的功夫，迎着剑锋再度推开。

方芳冷笑道：“这点功夫也敢大言不惭，光是二妹一枝剑已是够你受了，若是我们三剑并出，你恐怕得长三只手才够用呢！”

黑齿蛇却沉声断喝道：“住口，人家是徒手对你们兵刃，有什么好说嘴的！”

方芳怔了一怔道：“属下就是因为他徒手，才没有联手夹攻，不然早就将他收拾下来了！”

路无方傲然道：“索命幽灵，你用不着假装大方，少林门下弟子对敌时并不一定需要带兵器，必要时任何人手中的武器都可以借过来！”

黑齿蛇哈哈一笑道：“对了，听说少林的空手入白刃功夫也是一绝，今天可以有机会开开眼界见识一番了！”

冻原鼠萧冷突然道：“我不信。姓路的，你把我这家伙接住了，我就佩服你！”

言罢单手忽扬，一道白光疾射而出，路无方探指一按光尖，单手反抄，刚好握住光尾，却是一柄雪亮的匕首。

萧冷神色不动，淡淡地笑道：“佩服！佩服！”

黑齿蛇冷笑道：“萧兄送兵器的手法也值得佩服！”

萧冷笑道：“兄弟这一匕首并未藏私，人家是功夫高明才接住了，黑兄假如也能照样包办兄弟愿再请教！”

黑齿蛇微笑道：“萧兄有意赐教，时间还多得很，现在可不必凑热闹。江雪，现在人家手里也有家伙了，你们可以快点解决，不要尽拖时间！”

路无方手中有了一把匕首后，精神也振作多了，手臂一挥，将正面的方芳逼退了两三步。

江雪与林兰见他仅以一柄短匕，既能发如许威力，倒是不敢怠慢，呼啸一声，三枝长剑齐攻而至！

路无方挥动匕首，以极快的手法将三枝剑荡开了，旁观的秦仲男却禁不住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他架开林兰的最后一剑时，对方的剑尖已经触及到他的右臂，仅以分厘之差没有伤及他，可是他的衣服已被削了一道口子，以路无方的身手而论，这招似乎略见迟缓，那是不应有的力竭现象。

可是秦仲男也不敢据作断论，因为这很可能是路无方故意示弱象，以松懈对方的斗志。根据路无方以往对敌的作风，他经常耍弄这一套的。

崂山三禽再度出招，似乎也是在试探路无方的虚实，三剑并出，分在三个不同的位置间突发。

路无方仍然沉着应战，用匕首一一架开，可是比前一次更险，方芳的剑尖竟是擦着他的头皮掠过去的，扫下了一绺头发。

黑齿蛇有点奇怪地道：“少林剑法在武林中颇负盛誉，你既是参加剑会的代表，怎么会如此稀松？”

韩玉冰冷冷地道：“武雄不要上他的当，这小子心眼多的很，专门会在险上求胜。今天我就吃了他一个暗亏，把袁老四的指头也丢掉了！”

黑齿蛇道：“险中求胜也要有着相当的把握，我看他出手的速度好象已经很勉强了！”

韩玉冰哼了一声道：“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打个赌，若是这三个女的用剑把他给宰了，我情愿把到手的这柄剑输给你，否则就把你弄到手的那柄剑输给我！”

黑齿蛇笑笑道：“韩女侠真是好计算，敝人却是不敢冒这个险，尤其是这么重的赌注！”

秦仲男微微一笑道：“索命幽灵，你也太谨慎了，若是我的话，这个赌我一定接受，路兄的剑法虽然凌厉，可是使惯了长剑，兵器不趁手，有许多招式都使不开来，除非他能出奇制胜，不然的话，胜望实在很少！”

黑齿蛇眉头一皱道：“我不是没想到这一点，可是对于崂山七禽，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这句话对三个女子无异是一个刺激，银燕江雪一咬牙，长剑迳出，攻势极为凌厉，路无方用力封开，却已犯了交手的大忌，因为他不是一对一的决斗，紫鹭方芳与雪雕林兰守伺在侧，他的身形完全暴露在其余二人的威力之下。不过那二人可能是受了韩玉冰说话的影响，居然放弃了那个机会，没有及时夹击。

江雪被路无方硬震退了一步，不禁怒喝道：“你们两个是死人？为什么不攻上来？”

方芳嗫嚅地道：“我怕他是诱敌之计！”

江雪大叫道：“诱个鬼的敌，你们的武器比他长，即使发现情形不对，撒招自保还来得及，我好不容易才造成个机会，你

们白白地放过了。”

方芳道：“二姐你别生气，机会还多的是，这一次由我来主攻，你们找他的空门出手吧！”

路无方微笑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路某的行动若是全由你们支配，还闯什么江湖！”

说完匕首的攻势突然加厉，一出手就是急招，而且上下翻飞，使人捉摸不定，忽而在前，忽而转后有时只攻到一半，忽然即时撤招，转向另一个。

三人被他弄慌了手脚，阵形也乱了。因为根本摸不清他的意向，明明是对着江雪出招的，还没有等她出剑封架，匕首又指向林兰去了。但见身形乱串，却不闻一点声响，因为他们的兵刃根本没有交触。

片刻之后，江雪首先明白了路无方的用意，大声叫道：“跟他对兵器，他就是怕被我们碰上兵器牵制住行动！”

方芳与林兰其实也明白了，心中大为失悔，江雪第一次用的方法，刚好抓准了他的弱点，所以他才拼命抢攻，以免她们第二次抓住弱点。

看他一把匕首，居然能逼得自己三枝长剑无所施为，对他的技艺造诣，不禁深怀恐惧，张河折在他手下真是一点也不冤枉，假如他此刻使的长剑，自己等三人绝非敌手，今天实在是个大好良机将他收拾下来，崂山七禽才可以大振声威，在武林中抬起头来！

因此三个人都存了同样的心思，对于攻来的急招不再作消极的躲闪，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去碰他的匕首！

战术一经改变，局势也跟着转移了，路无方果然不敢接她们的长剑以影响行动的速度而给另外两人以可乘之机，所以他的匕首必须将范围扩得很大，以备万一必须正面交接时，

用空间的距离来争取时间。

用一柄短匕去对付三柄长剑，而且还要保持一定的空间，这是很困难的事，幸而他具备着精湛的技术，超人的体力，灵活的头脑，敏捷的身手，才可以勉强维持下来。

可是这一阵缠战，已经耗去了许多时间，韩玉冰渐有不耐之感，冷哼一声道：“既然你们有什么透骨针，快点拿出来解决就算了，尽拖下去有什么意思？”

黑齿蛇微笑道：“透骨针是敝人的一项新奇的发明，目前都教给了她们三个人，非至必要时我还不想使用！”

萧冷冷笑道：“黑兄可是怕被我们学了去？”

黑齿蛇道：“防备的对象自然不止四位，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对象，一样利器并非绝对无敌，被人知道后，它的价值就要打个折扣了。而且兄弟手下的可用人才不多，崂山七禽还算是比较得力的，假若她们能以剑技杀死了少林高手，对敝人将来的事业发展大为有利！”

韩玉冰道：“我们对你的事业没有兴趣，只想快点了结了回塞外去！”

黑齿蛇道：“情剑已经交给韩女侠了，我们的交易总算两清了，四位要走，现在就可以请便！”

韩玉冰冷笑道：“武雄说得太轻松了，我与你的交易只完成了一半，另一件东西武雄还没有交代清楚！”

黑齿蛇道：“那样东西简单，敝人明天就可以将人头函封，派遣专人送上！”

韩玉冰道：“不行，我非要亲眼看见那家伙溅血断首才肯北返。”

萧冷一怔道：“大姐！你们谈的是什么？”

黑齿蛇道：“这是敝人与韩女侠之间的一项私人交易，我

还欠她一颗人头！”

韩玉冰连忙道：“黑齿蛇，既是私人交易你还说什么？我们之间是如何约定的？”

萧冷不解道：“大姐，我们从未到过中原，也没有跟人结过怨，你要谁的人头？”

韩玉冰冷冷地道：“你没有我有，是否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向你公开？”

萧冷摇头道：“这当然不必，可是你要杀什么人，我们自己也办得了，何必去麻烦别人呢？”

黑齿蛇冷冷一笑道：“这颗人头却非求到敝人不可！”

他的话被韩玉冰冷竣的目光打断了，连忙干笑一声道：“萧兄！你尽管放心好了，这项交易是敝人无代价奉送的，因此无劳各位费神，萧兄也不必追问了。”

萧冷抿着嘴不再开口了，而场中决战的情势却是越来越激烈，崂山三禽已站稳了脚步，重新占住阵位，将范围慢慢地收紧，路无方不象先前那般勇猛，也不如先前那般从容自如，有时必须用匕首去荡开攻来的长剑。

只是他还能守住自己的方位，轻轻一触，立刻脱离长剑的纠缠，一时尚无险象！不过他的脸色已较见凝重。

黑齿蛇轻哼一声道：“你们真是蠢才，有利的情况必须自己制造的，人家的造诣高于你们绝不可能再给你们一个可乘的机会，而且拖下去对你们有害而无益，等他把你们的招式摸清楚了，那时是他收拾你们的时候了。”

轻描淡写一句话，却无异给三人一个指示，雪雕林兰忽地一个欺身进击，对路无方闪亮匕首视同未见，长剑从下上挑，反削他耳轮部位！

路无方的匕首本来可以刺中她的前胸，可是这时突然缩

手回招，因为对方是个女子，这招刺过去，恰恰在乳房之处，名门正派出身的人，绝不会用这种方法去刺伤敌人，他逼得放弃先手，而林兰的长剑毫不容情地削到了！

没有别的方法，他只好用匕首硬接，林兰知道那一剑绝对伤不了他，却可以借机会粘住他的匕首！

剑匕交触，火星四冒，林兰用力往上一挑将匕首抬得更高，方芳与江雪两枝剑分左右夹击，一刺腰侧，一取咽喉，两处都是致命的部位，路无方万难躲避了！

可是路无方临危不惧，在最紧急的关头两腿一用力，竟然利用林兰上挑之力将身形垂直挺起！

方芳一剑刺空，剑势不辍，反而直向林兰刺去，江雪探喉一剑只够到他的脚踝之处，路无方凌空提劲反踢，刚好踢中她的手腕上，长剑再也把握不住脱手飞出，观战的萧冷忍不住叫出声“好剑法！”

这完全是急智的表现，任何剑法中都没有这一招，任何剑式也比不上这一招，因此连黑齿蛇都不禁为之色动！

最急的是林兰，她知道两个同伴都是拼力施为，方芳一剑定然无法收势，反而把她当作了对象！

危急中她只好抽剑下磕，希望能磕开这一剑，她的剑是不在路无方匕首下的，路无方上腾之势已竭，开始下落，利用上面的压力抵消自己的抬力，刚好可以那时转变腕力，劈开那一剑该毫无问题。

可是当她提剑下击的时候，才发现剑身异常沉重，好象连路无方的体重也附着在上面，就是这刹那间的差错，方芳的剑尖已抵上她的小腹，肌肤上已感到阴森的凉意！

也不知怎么一会事，当她皮肉上略感一点疼痛的时候，忽然凭空传来一股劲力，将她朝后猛推！

也就是这一掌之力，使她躲过了穿肠剑，可是小腹上衣衫却被剑尖刺破了，露出雪白的肌肤！

当她站立起来凝神定思，才发现路无方的匕首与她的长剑都在她的脚下，方芳翻滚在一边，她的长剑已落在路无方手中。

林兰弯腰拾起长剑时，也附带拾起了那柄匕首。

厉叱一声就要向路无方扑去，方芳也从地上站起来，一手抚着腰眼道：“三妹，算了吧！人家的剑术的确比我们高明，尤其是他此刻长剑在手，你打不过他的，还是照原定的计划，用透骨针对付他吧！”

江雪也在远处道：“不错，三妹，刚才真险，要不是你反应迅速躲得快差一点就伤在二妹的剑下了！”

林兰摇头道：“不行，我非要他死在剑下才能甘心！”

江雪急叫道：“我们三个人合手都不行，你一个人还行吗？反正总有办法杀了他，你又何必固执呢？”

林兰咬牙道：“我宁可被他杀了也要和他拼一下！”说着一剑象疯虎一般地扑了上去！

路无方并不怕她拼命，可是也不想跟一个失去理智的女人纠缠不清，倏一纵身，拳脚立出，双手去夺她的剑，腿化为“秋风扫落叶”，擦向她的胫骨。

双方的势子都很疾，但见人影交错，眨眼间又分作两下，路无方的身子仍站在原位，林兰却反跌出去。

长剑握在手中，短匕已为路无方夺了回去，而且林兰好像受创颇重，一下子爬不起来！江雪见状更不怠慢，厉叱一声：“二妹！出手！”

方芳早已准备妥当，听见招呼后，两人四手齐扬，但闻飏飏急风，却不见有任何暗器出手！